



1

一群沙雀朝北坨折去。我知道,它们飞回了北坨——麻爷的坨子。

北坨,原先是个白花花的坨子。麻爷承包了它,并在那儿垒了一座小土屋住下。5年后,北坨上有了一大片林子!而且,那片林子里有小鸟,有兔子,还有沙狐……然而,没有人去动它们。听说,林子里的每只鸟兽麻爷都用石子儿记着,装在他的泥罐里。

可是,最近黑秋他们却盯住了麻爷的坨林,盯住了坨林里的沙雀。

我也想去抓沙雀——给黑秋他们看看。这些日子他们不拿正眼看我,好像我没抓着沙雀就无能了似的。

一天,黑秋见到我说:“星子,不抓只沙雀去吗?”

我看着他,没吱声。

“麻爷坨林里的沙雀可好看了!我已经抓了两只……”他又说。

我还是没吱声。

“你害怕麻爷?告诉你,麻爷瞎了——他什么也看不见了。”

真的,不知道为什么,我们村的孩子都害怕麻爷。

见我不吱声,黑秋嘿嘿一笑,转身走了。

然而,我去了麻爷的坨林,下了套子。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去看——竟然套住了一只沙雀!

这次成功给了我的勇气——你们能套,我也可以套!我还想再套一只,叫黑秋他们看看,我不比他们差!

2

“星子,是你在麻爷的坨林里套了一只沙雀吗?”第二天放学的路上,茂东追上我问。

“我?没有!”我头也没回地说。

“星子,你套住了——你放了它吧。”茂东跟着我说。

“我没套!”我喊道。

“星子……你不知道,麻爷是多么伤心。”茂东紧紧地跟着我。

村上,我们这般年龄的孩子就茂东不怕麻爷,他经常去北坨看麻爷。

茂东还想说什么,我冲他喊道:“我说了,我没套!”

茂东站住了,愣愣地看着我。

3

第二天,我又带上鸟套去了北坨。

书摘

四只等着喂食的狗

□张洁

我不知道,我是恨我的学校,还是喜欢我的学校。

因为校长动不动就大惊小怪地给妈妈打电话,实在败坏我对学校的感情。

有一次同学们谈论死亡的可怕,因为一个同学的奶奶患癌症去世了。他说,他奶奶去世之前疼痛难熬,受尽了折磨。我说,要是真这么可怕,还不如趁早自杀。

也不知道校长怎么知道了,好像他长着顺风耳。知道也就知道了,这又不是什么调皮捣蛋的事,可他竟然通知了妈妈,我说:“我那是开玩笑。”

校长说:“万一你真来这么一手,谁负得了责任?”

没过几天,校长又把妈妈叫到学校来了。

说是艾克斯教唆某某同学,往校车司机脸上吐唾沫,司机马上报告了校长。

因为艾克斯是我的朋友,事发当时我又在场,于是我和他们两个人,同时被押送到了校长室,然后校长给每个人的家长打了电话。

一般来说,出了这种复杂的情况,通常都由妈妈应对,别忘了她是律师。

她马上从律师事务所赶了过来。

这就是她对大律师事务所的优厚待遇从不动心的缘故。她就职的这家律师事务所,虽然没有大律师事务所的待遇好,但是离我们的学校很近,一旦我和戴安娜出现什么“情况”,20分钟之内一定赶到。

校长让我们三个人,当着家长的面,重复当时的经过,最后大家明白,那事儿跟我没关系。

回家以后,妈妈说我当时表现得很坦荡,以后不论遇到什么“糟糕”的事,只要不是自己干的,应该永远这样“勇敢”。

这是因为我接受了从前的教训。好像是二年级的时候,艾克斯曾经让我把空盒子放在女

短篇小说(二题)

第十一只沙雀

□常星儿

一悠一悠的。
我跟在他们后边,来到麻爷的小土屋前。

5

麻爷还是那样坐着——抱着泥罐,仰脸看着天空。他面前的沙地上摊着11粒石子儿。

茂东还在这里。

我们在小土屋前站着。

过了很长时间,黑秋走上前,对麻爷说:“麻爷……我们放沙雀来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麻爷的脸上没一点儿表情,似一尊塑像。

黑秋打开鸟笼,两只沙雀飞入天空。

“麻爷,黑秋放了两只。”茂东说。

麻爷没有吱声,从沙地上捡起两粒石子儿,慢慢放回泥罐里。

“麻爷,小格放了两只。”茂东说。

麻爷从地上捡起两粒石子儿,放回泥罐。

“麻爷,锁阳放了一只。”茂东说。

麻爷又从地上捡起一粒石子儿,放回泥罐。

……

麻爷一直没有吱声。此时,他面前的沙地上只有一粒石子儿了。

那刚刚放飞的10只沙雀在空中飞舞着,似10颗黑色的星星。

我闭着眼,听那10只沙雀擦拭蓝天的声音。

……

“星子!”

待我睁开眼,见茂东看着我,黑秋他们也都看着我。

我避开了他们的目光。

过了好一会儿,茂东吃力地对麻爷说:“麻爷,星子把他抓的那只沙雀……也放了。”

麻爷一震。

“星子把他抓的那只沙雀也放了。”茂东又说。

“放了……是放了……”麻爷低下头,似在呓语。

“麻爷……”我走上去,“我……”

“星子,你不要说!麻爷没瞎,麻爷什么都看得见!”麻爷说着,伸手摸起地上那最后一粒石子儿,擦着,然后仰起脸,似在天空寻找着什么。

我们谁也不说话。

“你们看——星子放的那只沙雀!那只沙雀……飞得真高……”麻爷说。

“……”

“茂东,你们看见了吗?星子放的那只沙雀飞得真高啊!”麻爷一直仰望天空。

“……”

“茂东,你们说——说你们看见了。”麻爷的声音打着战。

“我们看见了……”茂东他们的脸上已满是泪水。

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,哭出声来。

沙原篝火

1

爸爸坐在驴背上,驴背上还有一个褡裢。旺来牵着驴,急急地走在前头。

妈妈对校长的这种教育方式非常满意,说是他让我们学会如何勇于面对事实。在事实面前,既不能推诿也不能撒谎,即使朋友之间也应该如此,等等,等等。

这些话,当然不是当着校长的面,而是当着我和戴安娜的面说的。妈妈从来不当面说人家的好话,她说,那有点像是拍马屁。

说完,不知道为什么,她还使劲看了戴安娜一眼,那一眼有点像钉锤。她是想把这些话,钉进戴安娜的脑子吗?

记得有一次在爷爷家,戴安娜需要两节五号电池,就去找爷爷要,爷爷顺手把一整包电池给了她,她一看是一整包电池,马上又说:“也许我需要四节电池。”

爷爷马上说:“没人限制你的需要,但是我们不能见便宜就占。”

后来,戴安娜逢人就说,她不喜欢爷爷。

再以后,每当爷爷和奶奶来访时,总有人拔掉爷爷电动牙刷上的插销,或用他的牙刷刷鞋,或把他的漱口杯藏起来……

爷爷问:“戴安娜,你知道是谁拿我的牙刷刷脏东西了?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是谁拔掉了我牙刷上的电线插销吗?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看见我的漱口杯了吗?”

“也许是清洁女工打扫卫生的时候扔了。”

戴安娜说。

“清洁女工星期二来,今天是星期四……”爷爷说。那一会儿,爷爷的脸拉得很长。

停了一会儿,爷爷又说:“我们家没有不说实话的历史。”

我看见,戴安娜的脸红得特别厉害。

我猜一定是戴安娜干的,我们家除了她,谁也不会干这种事。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好,如果你觉得爷爷什么地方不对,可以和爷爷谈谈,而不应做这种不光明正大的事。

但是我没有证据,不能说就是她。这是妈妈说的,没有确实的证据,不能随便做结论。这不仅是对他负责,也是对自己的品德负责。

(摘自《四只等着喂食的狗》,张洁著,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)

越来越凌乱,东拐一下西拐一下。看得出,那两个人走路已是踉踉跄跄。

追近傍晚,还没找到那两个人。

沙原上又冷了许多。

这时,太阳压在了坨背上。它似乎离人近了,变得硕大无比,也变得红了。沙原上到处像扬着金粉。爸爸的脸一面叫夕阳照着,通红;一面埋进暮色里,黝黑。

沙原很辉煌,只是冷。

过了一会儿,太阳滑到了坨子那面。沙原上忽然暗了下来,有的地方出现了黑色,而且黑色在不断扩大的。

“旺来,很抽小毛驴……咳咳——”爸爸说。

4

天黑前,旺来和爸爸终于找到了那两个人。

他们一老一小,蜷在一个圪坑里,一动不动。

这是两个外地生意人,旺来见过他俩。

爸爸走过去,扶起那个上年纪的,又扶起那个年轻人,叫他俩靠坐在圪坑上。他的脸色青白,没有一点儿血色。爸爸做这些,他俩没有一点儿反应。

扶起他俩之后,爸爸蹲在那儿咳了好一阵。咳完,也没起来,依然蹲在那儿。

天已全黑下来,爸爸的脸全部埋进了暮色里。

旺来拉着小毛驴站在一旁。小毛驴不停地倒着脚,它太累了。

四野宁静得很,没有一点儿声音。

“旺来,怎么办?”爸爸问。

“爸……”

“怎么办?”爸爸又问。

“……”

爸爸又连问了几遍,旺来一直没有回答。

四周一片沉寂。这是沙原的腹地,没有草,没有蒿子,没有树木……放眼望去,叫人的目光没有落处。若是偶尔看见一棵草,人们的目光会在那草上滞留很久,似乎是想数出它穗上有多少子粒。可是,很难看到一棵草。

爸爸一路无话,只是一阵紧似一阵地咳嗽。

两天了,他啥也不吃。

3

正是冬天,太阳漠然地悬在空中,沙原上干冷干冷的,没有一点儿风。你若细看,几天前小鸟的爪印还清晰地留在圪坑上。

四周一片沉寂。这是沙原的腹地,没有草,没有蒿子,没有树木……放眼望去,叫人的目光没有落处。若是偶尔看见一棵草,人们的目光会在那草上滞留很久,似乎是想数出它穗上有多少子粒。可是,很难看到一棵草。

爸爸又连问了几遍,旺来一直没有回答。

“爸,你这是……”旺来吃惊地问。

“爸,不能烧!要卖掉它们给你治病呢!”旺来疯一样扑上去,要抢下根雕。

一巴掌落在旺来的脸上。旺来一个趔趄,倒在了沙地上。

“爸,你要治病呢!烧了根雕,用啥治病啊?”旺来哭了,“爸……”

“旺来,他俩躺着呢。”爸爸看着那两个人,“他俩是冻的,他俩需要一堆火啊!”

“爸!”

“旺来,你把这堆火点起来吧!”爸爸说,“替爸爸点起来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旺来,给你火柴……”

旺来爬起来,走过去。

爸爸背过脸去。

……

“点吧。旺来,快点——这两个人等着呢!”爸爸说。

……

一堆火燃起来了。爸爸看着那堆火,旺来也看着那堆火——都一动不动